

續修南樂縣志序



按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與夫黎獻之數小司徒掌稽都鄙以及山川林麓方物土宜之數星基錯列炳炳鱗鱗披籍按之畫如也厥後紀月編年經爲徵祥考異之書昭示奕葉用垂鑒戒迨自絕筆以還踵事者紛如矣山海肇於嬴秦漢誌輯於班固雜記者於西

京其他郡國睹記不勝枚舉要厥旨歸凡以綜人物隸版輿俾後之讀者知所叅攷云况百里屬邑比於古子男之國其間建置必書大事必書良司牧必書官師科目砥節礪行必書且也辯形以譽地利繪風俗以悉輿情闡人文以樹坊表是皆不可不書者古君子等語謀彙登成泆亦期不失古寫禮之

意而已予膺

簡命握篆茲土每披邑乘記載率多殘缺
竊欲圖所以補葺之適郡尊周大人慨
然有彙輯郡誌之命不謂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因延魏生若澹相與訪故老蒐
遺聞倣春秋傳信不傳疑之旨怪誕不
經者屏勿使入務期有美斯錄有善斯
彰考訂編次付諸剞劂使戶口城郭章

故鼎新與夫儒林儀範金閨節烈之奇
開卷燦然燦若指掌未始非文獻之一
助也是役也脩舉廢墜予雖不敢自謂
太史諸君子之林而闡幽表微實抱素
志指日

聖天子特命輶軒採風南邑周夫人亦
可籍手以代陳詩云是爲序

康熙辛亥仲冬朔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南樂縣事三衢方元
被撰

南樂縣志

卷之二

續修南樂縣志序

志者何紀實也紀實而後修之數增之者何所以
別時辨勢存事記之於後人克不戾乎古也彼建
置有沿革職役有變遷官有多寡職官有更代
文章著述有知以自其始者有嗣興不脩之不增
之三年一小變五年一大變因循至十數年虛置
焉無所稽也然則易為而縣亦有志曰唐虞三代
後分州而郡易郡而路又從郡更路而分邑分州

南樂縣志

以蒞之隨地敷政非志弗傳故郡有焉縣亦有焉
然事以時移非緝弗脩也南樂向無志志肇創于嘉
靖間慈谿葉公閱三紀江都楊公為之脩脩矣再
閱十年而東萊錢公寥寥幾百年所而榆谿卜公奉
命宰樂以志久失叙且新位

典選延邑博田君昌言為志君維已弟子
員馮生憲王生騰廷生若海子豐會商確義例開
局循纂不幾晉秋志事遂成克竟經余來首以

夫古制如經已剝削闕畧尚繁節擬踵乃成會山
左有青溪池者接樂壤日楊竿以眺梁城下人民
駭散地畝荒蕪余方汲甲乘埤時為禦侮不暇諸
生亦坐是輟錄數越二稔而烽火始熄因竭蹶書
畫集流民繕城廓務荒土雖不能盡復古亦庶幾
無矣于古且諸凡廟宇之頽廢者緝之塗榜之古
建而今沒者有宗之胡望焉禮得以率諸生勸課俾
俗之矣乎古者稍變則數年來如建置賦役等事

間有更易志又不可不脩不可不增也爰復命魏
生若漣遵往例檢飭期竟下公未竟余待罪六年
中所有簿効于斯地斯民者不敢居亦不敢去入
志例一遵前人所定示不傳古其所增脩惟職名
貢舉及繕脩開成一二事新其冊不新其詞易以
人不易以政觀風節使至簡此書而周覽焉凡若
華增損多寡豈代如益兩與一曰了然無如前書
則亦可補于別時辨其存事記功實錄之萬一云

順治癸巳初冬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南樂縣事古員太蔡瓊枝撰

儒學教諭田選昌

訓導李起春

耿維已

生員馮憲

王曙

魏若潛同

新脩南樂縣志序

南樂之有志筆自嘉靖丁酉歲前今志
谿葉龍臯氏所輯也哀故撫隱博取綜
覈亦既勤且備矣閱三紀一邑之學固
咸藉以攷見迺今吳以新脩為耶第歲
月稍遷移易不一繼續未增如建置之
改創徭役之裁省職官之更代科貢之
叙進藝文之采錄備於前而闕於後每
觀風部使者至必首以是獻展卷之餘
恒有遺囑焉間嘗與邑博劉君崇李君
玩張君嘉猷暨諸文學議之迺董生豸
崇王生吉士之紀並生覺魏生允貞允
中遂各注意時於費舍取前志覽校相
與商訂略依史家體創為本紀者一為
表者五為志者八為傳者二纂集詮次
錄其精誠述以進野較素贖受之為

之被勸爲刪潤焉始於今春正月之杪
越三月而以成冊授梓人又閱月而梓
人告竣事自三邑博二三文學外無或
知之者有來訊者曰嘗聞郡若邑之作
志率預白諸當道開館豐贖需以歲時
今茲之成誠迅以易或亦不免於僭且
以遠誦乎余因作而數曰成事之幾存
乎知過知過之物本諸感早斯志之作
二三文學翕然同心持公殫智亟圖展
成以至府受效書於人呈材而尤慕之
僊崇適足以式梓諸無煩於經費非知
以過感以乎乎所不敢以上聞者固將
以避他請耳僭喻之責奚其能逃諸矣
其能逃諸矧謫照冥昧深安意撰述然
亦與舊板並存邑齋龍華文之自叙以
壽政告新尹爲永志人曰有俟乎後之

我忘者徐增而嗣歸之則今志之新棟
以輸頌忠之忱云爾至於可備觀覽與
否已非所計也

嘉靖丙寅歲夏六月既望言

知南樂縣事江都楊守誠書

樂志序

昔者夫子嘆夏商之文獻亡繼至於周則
其魯也曰周公其衰矣夫典章存諸方冊
而人則格而不違與亡者異異焉我

皇祖天錫膺知君師允任抹殺煩縟昭盡
典則如郡縣之榜學校之卧碑其諸典誥
之遺志與近年以來官自為政好竒樂妙
政離民勞澆放淳朴蓋舊典惟以利民更

樂志序

之則臣以自相為利也四明葉敦叔氏來
令南樂循墜興好咸古是稽民則圖圖以
勸己乃作志載故示矩來官疑則闕之不
求辭具歌咏勝樂刪潤賞飭嘉靖甲申敦
叔來業成均予守師氏器其宏遠知厥克
施有政今果然矣

嘉靖己亥春二月初吉洹野崔銑撰

侯為政其知所本乎夫正封翼俗端典序
位昭度整治章嚴興才非莫政也然事作
於一時而文不足垂於永久政舉於一身
而法罔以昭示人人君子猶謂之無也今
公之治樂也於其大不於其細先其急不
先其緩允中人俗吏之務一切罷罷而獨
於是焉庸心義按郡乘事採傳聞其繕寫
之舛者正之善者因之復者教之陋者歸
之疑而未定者一斷之古而折諸聖甚則
闕之自是一邑之地里秩官山川風物器
用宦蹟人才藝文方伎之流無遺書亦無
遺義而遂為不刊之成典矣嗣今而後觀
是編者庶其有所得乎官於是者思懲勸
之具在而弗敢輕守已定之規防而罔或
易生於是者思以美風俗宣人文以無忝
梓而往來觀風按部者一展卷間興

與夫教作而後士氣興令憲而後民此備
官華而後身潤筆直而後行遠是為四美
焉夫四美具敦叔於是加人一等矣謹以
是復且慶敦叔志能創始是亦今日邑今
之蒼頡云

樂志

聖人中大夫河南濠州刺史知開州王崇文與
樂故無志君子以為闕典焉久矣嘉靖
丁酉之冬十月既望慈谿葉侯敦叔既序
邑之二年邑志始成乃戊戌八月使來乞
序王子曰嗟乎吾何言吾聞倉頡邑產也
言之良太史也聖人也天下萬世資文字
焉乃邑乘至是出是倉頡闕里之創見也
庸詎非吾人之幸也耶吾乃今知文之顯
稱天實為之人固未始測也方梓人之告
完也敦叔曰吾可及命矣於是告繼公
黃巖則曰博而約其庶足教與既而以告
文宗朱公兩厓則曰信而微其庶足令與
既而以告謝公與槐則又曰牧而不忘文
事其庶足華官與既而以告先司諫董公
東巖則又曰不蔽善不隱惡其庶足直筆

損益通變宜民又可煩咨評而悉得於
耳目之外者夫然則是編不但為一邑之
重而侯之澤又不止於一人一事而已矣
若其作述體備文質交宜卓然自成一家
之言則又有目者所共識也此不得而贅
云

賜進士第承事郎前吏科都給事中元城
董進第叙

南樂縣志序

數政有體本末之謂也苟無其本政不處行是故吾觀乎志而天下之治可識矣廼余令樂踰二年假後塵奔走各體要本之則無如之何竊幸得奉

今撫臺黃巖劉翁及文宗兩峯朱公與槐謝公徵志徵命謂郡若州邑宜各有志以備考覽徵文獻督循舉焉而樂之志遂藉以成吾志賴以就乃作而嘆曰至哉幾乎相須以神不謀且合夫是以濟天下之事而幸厥成者也夫志存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繼懲繩勸九以鼓宣化導順治焉耳矣吾考樂之故咨無以應搜常能徧於是屬邑楊子呈瑞生輝二貢士暨庠弟子員王生行仁席生穆趙生觀趙生利等博採悉而為之考訂謬訛者畧備沿革

與夫地產天成人功率不可無考是故有
疆域之志域必有所出則築柱上成賦中
邦以能求有茲邑是故有田賦之志明則
有人幽則有鬼神達幽之道可與言明是
故有祀祠之志署舍之列學館之脩倉亭
之歸凡以居官為士及民也是故有公宇
之志志官守則臧否昭鑒戒備志人物則
凡有德業材望能文章者舉端簡冊不至
泯泯志登用豈惟科貢至業舉亦附焉而
文獻足徵志古蹟使後之徵今如今之接
音而殊聞不沒考論綜覈率先藝類故九
以文章終焉志成司邑教三先生復相與
是正之以示鄉大夫士僉曰是非涉無用
之文以基有本之化吾邑為不徒矣胥勸
刻梓以傳吾聞之也古君子之忠舊政以
告新尹夫告取諸口舌更遇則窮及遠